

图书基本信息

<<战争与和平（1-4册）（董秋斯译）>>

内容概要

《战争与和平》是一部宏伟巨著，它以战争问题为中心，以库拉金、包尔康斯基、罗斯托夫、别竺豪夫四家贵族的生活为线索，展示了19世纪最初15年的俄国历史，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，是一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恢弘史诗。

作品中的各色人物刻画精准细腻，景物如临眼前，虽是19世纪的小说作品，但流传至今，却没有任何隔阂感，其中流露出来对人性的悲悯情怀，穿越时空背景，仍旧撼动人心。

《战争与和平》恢弘的构思和卓越的艺术描写震惊世界文坛，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和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英国作家毛姆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·罗兰称赞它是“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”，“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史诗，是近代的伊利亚特”。

<<战争与和平（1-4册）（董秋斯译）>>

作者简介

列夫·托尔斯泰（ . . . ,1828—1910），19世纪俄罗斯文学写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，公认的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，《西方正典》作者、美国著名文学教授兼批评家哈洛·卜伦甚至称之为“从文艺复兴以来，惟一能挑战荷马、但丁与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家”。对文学拥有“狂恋

书籍目录

第一册 开头几章的注释 大事年表 章目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参考地图 一八零五年战役略图 奥斯特里齐
第二册 大事年表 章目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参考地图 一八零七年战役略图 第三册 大
事年表 章目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参考地图 波罗狄诺 莫斯科 第四册 大事年表 章目 第十二卷 第十三
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第一个总结 第二个总结 译后译

章节摘录

书摘 “喝呀，你一定得把它喝光，”阿纳托尔说着把最后一杯递给彼尔“否则我不放你走！”“不，我不喝啦！”彼尔说道，推开阿纳托尔，走向窗口去。

朵罗豪夫正握住那个英国人的手，特意对阿纳托尔和彼尔把打赌的条件一清二楚地又说一遍。

朵罗豪夫生有中等身材，卷头发，浅蓝眼睛。

他大约有二十五岁。

正如一般步兵军官，他不留胡子，因此他的嘴(他脸上最令人注意的部分)清楚可见。

嘴的线条弯得惊人的秀美。

上唇的中部形成一个锋锐的楔子，紧闭在坚定的下唇上，两个嘴角周围经常浮露着两个类似笑靥的东西；这一点，加上他那果决的、傲慢的、聪明的眼神，产生了使人不能不注意他的脸的一种效果。

朵罗豪夫是一个既少资产、又无奥援的人。

不过，虽然阿纳托尔用掉成万的卢布，朵罗豪夫跟他同住，所保持的地位使得凡认识他们的人，连阿纳托尔自己也在内，都尊敬他过于尊敬阿纳托尔。

朵罗豪夫通晓各种赌博，也几乎常赢。

他无论喝多少，永远不失去他那清醒的头脑。

库拉金和朵罗豪夫在当时双双驰名于彼得堡的浪子和无赖中间。

一瓶甜酒拿来了。

窗框子使人无法坐在窗外的斜坡上，两个跟班用力把它拆下来。

那两个跟班显然被周围那些少爷的指挥和吵闹弄得手忙脚乱、糊里糊涂了。

阿纳托尔趾高气扬地走到窗子前。

他想要打破一件东西。

他推开那两个跟班，自己来拉窗框子，但是拉不动。

他打破一块玻璃。

“你来试一试吧，大力士。

”他转向彼尔说道。

彼尔捉住横梁，往外一拉，喀嚓一声把那个橡木框子扭下来。

“干脆拿下来吧，否则他们会以为我去扶了。

”朵罗豪夫说道。

“是英国人说大话吧……是不是?好不好?”阿纳托尔说道。

“好极了。

”彼尔一面说，一面看朵罗豪夫，后者手里拿着一瓶甜酒走近窗口，从那里可以看见天空的亮光，晚霞和晓光交融起来。

朵罗豪夫手里依旧拿着那瓶甜酒跳上窗台。

“听清楚!”他站在那里，对房里的人们叫道。

大家都不出声“我赌五十块金币，”——他用法国话说道，使那个英国人可以听懂，不过他说得不好——“我赌五十块金币……或者你愿意加到一百块吧?”他对那个英国人补充一句道。

“不要啦，五十’块吧。

”英国人回答道。

“好的。

五十块金币……我要瓶不离嘴地喝完一整瓶甜酒，坐在窗子外的这地方。

”(他俯下去指了指窗外的斜坡)，“不扶任何东西。

对不对?”“很对。

”英国人说道。

阿纳托尔转向那个英国人，揪住他的外衣上的一个纽扣，向下看他——那个英国人矮——开始用英国话把打赌的条件又对他说一遍。

“等一下!”朵罗豪夫一面叫，一面用瓶子敲窗台，以唤起大家的注意。

<<战争与和平（1-4册）（董秋斯译）>>

“等一下，库拉金。

听清楚!假如随便哪一个能照样做，我一定给他一百块金币。

你懂吧?” 英国人点了点头，但是不做是否有意接受这次新挑战的表示。

阿纳托尔不肯放过他，虽然他不断地点头表示他全懂了，阿纳托尔依旧把朵罗豪夫的话翻译成英国话。

一个瘦弱的小伙子，警卫骠骑军官，那一晚上输过钱，爬上窗台，探出身子，向下看。

“*!*!” 他从窗口向下看着入行路上的石头低声叫道。

“打住!” 朵罗豪夫吆喝道，把他从窗口推开。

那个小伙子笨手笨脚地向后跳进室内，被他的马刺绊得前仰后合。

朵罗豪夫把瓶子放在窗台上容易拿到的地方，然后仔细地缓缓地爬过窗口，把两条腿伸下去。他手扶着窗子的两侧，坐稳了，放下两只手，向右移一点，再向左移一点，然后拿起瓶子。

虽然已经很亮了，阿纳托尔还是拿来两支蜡烛，放在窗台上。

朵罗豪夫那穿着白衬衫的后背、卷发的头，从两边被蜡烛照亮。

大家都聚在窗口，那个英国人站在前边。

彼尔微笑着站在那里，但是不出声。

一个比在场的别人年纪大的人，突然带着恐慌的愤怒的神情挤到前边去，想要抓住朵罗豪夫的衬衫。

“我说，诸位，这是胡闹!会送掉他的性命。

”这个比较懂事的人说道。

阿纳托尔拦住他。

“不要碰他!你会惊了他，因而送掉他的性命。

呃?.....那时怎么办呢?.....呃?” 朵罗豪夫转过身来，又用双手扶着来坐稳。

“假如任何人再来打搅，” 他说道，他的话一字一句地从他那薄薄的闭得很紧的嘴唇中吐出来，“我一定把他抛下去。

好啦!” 他这样说着又转过身子去，放开两手，拿起瓶子，举到嘴边，仰起头来，抬起那只空手来维持平衡。

一个俯下身去拾破玻璃的跟班惊得呆在那里，眼睛离不开那个窗口和朵罗豪夫的背脊。

阿纳托尔瞪着眼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

那个英国人噘着嘴斜起眼睛来看。

那个方才要加以拦阻的人跑到一个角上去，面对着墙躺在一张沙发上。

彼尔蒙起脸来，虽然他这时满脸惊恐，却有一丝淡淡的笑容忘记退下去。

万籁俱寂。

彼尔移开蒙眼的手，朵罗豪夫依旧坐在原先的位置上，不过他的头仰得更后了，一直仰到他的卷发碰到他的衬衫领，那只拿瓶子的手举得越来越高，使劲使得手都颤抖起来。

那个瓶子显然可见地空了下去，同进举得越来越高，他的头也就仰得越来越后。

“为什么这么久?” 彼尔想道。

他觉得已经超过半个钟头。

突然间朵罗豪夫的脊骨向后动了一下，他的胳膊也紧张地颤抖；这就足以使他的整个身体滑下去了，因为他坐在倾斜的台坡上。

他开始向下滑的时候，他的头和臂，因为用力的缘故，抖得更厉害了。

一只手动了一下，好像要抓窗台了，但是并未去碰。

彼尔又蒙起眼睛，心里想永远不再揭开了。

突然间他觉出周围有一阵骚动。

他向上一看：朵罗豪夫正仰着苍白而放光的脸站在窗台上。

“空了!” 他把瓶子抛给英国人，后者灵巧地接住。

朵罗豪夫从窗台上跳下来。

他喷出强烈的甜酒气。

“干得好!.....漂亮!.....好一个赌注!.....该死啊!声音从不同的方面发出来。

<<战争与和平（1-4册）（董秋斯译）>>

那个英国人拿出钱袋，开始数钱。

朵罗豪夫皱着眉头站在那里，不说什么。

彼尔跳上窗台。

“诸位，谁愿意同我打赌？我要照样干！”他突然叫道，“就是没有赌注也可以，好！叫他们拿给我一瓶酒。

我一定要干。

……拿一瓶酒来！” “让他来干，让他来干。

”朵罗豪夫含笑说道。

“还要怎样？你疯了吗？……没有人肯让你干！……嘿，你连在楼梯上都头晕哪！”几个人的声音叫道。

“我一定要喝，让我们来一瓶甜酒！”彼尔喊道，一面带着固执的醉酒的姿态捶桌子，一面准备爬出窗口去。

他们捉住他的两臂；但是他力气很大，凡接触他的人都被踢开去了。

“不，你们那样无论如何也制服不了他。

”阿纳托尔说道，“等一下，我可以骗开他。

……听清楚！我要同你打赌，不过要在明天；现在我们要去——家了。

”……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序一个将翻译视为“再创作”的思想者——董秋斯译文选集》序 凌山（一）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学青年，几乎都做过创作的梦：以手中的笔唤醒民众。

但从这里开始，他们却戏剧性地走上别的路，据秋斯回忆，他也有这种经历。

20世纪30年代，左翼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兴起。

当时文化界流行一种见解：应该用文艺的形式表现社会运动；要实现这个主张，非有像鲁迅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可。

因此冯雪峰便动员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时常去鲁迅先生处“唠叨”，希望鲁迅写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。

当时秋斯也是他们中的一员，遂被动员去对先生说：“只要先生肯写，我们有一般朋友，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。

”鲁迅的回答大意是，写文艺作品不同写论文，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。

关于劳动阶级的生活，他只知道几十年前绍兴乡间的农民。

离开故乡以后，一向在教育界做事，所接触的限于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。

别的方面知道得很少，不知道所以不能写。

鲁迅对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，给秋斯留下深刻印象。

秋斯曾借用陶渊明的诗句形容自己当时的个人生活：“本既不丰，又忧病继之”，对许多事不了解。就“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”，转向翻译。

当他看到有些人对生活一知半解，却在胡编乱造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未必连这样的作品也写不了，但在“内心交战的时候，便想起鲁迅先生‘不知道所以不能写’的话，也想到先生怎样重视翻译，于是就埋头来弄翻译了”。

他决心“不管别人怎样看不起翻译和弄翻译的人，我还是要翻译，而且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时候。

鲁迅先生最后一件未了的工作，是《死魂灵》的翻译，可以说，他是用翻译工作来结束了他的写作生涯。

这件事虽然是偶然的，却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气和信心”（《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》）。

视创作为无冕之王，鄙薄翻译和评论是当时文坛的一种倾向。

故有一种说法：“搞不了创作的人搞翻译，搞不了翻译的人搞评论。

”当年秋斯“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”转向翻译，似印证了这种说法。

不过，这与他后来几十年间笔耕不辍的几百万字译文劳作相比，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遵从鲁迅先生的教诲，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自律与自谦吧。

其实，秋斯对外国文学给中国新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有非常深刻的体会。

1931年，上海文化界为鲁迅举行五十岁生日庆祝会，秋斯充任鲁迅与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翻译，开会前几分钟，大家在院子里闲谈，史女士问秋斯，中国文化人为什么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，不多从事自己的创作呢？秋斯回答：“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，中间有一段很远的距离，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，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，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；就是在政治方面，我们也有很多地方要取法先进国家，道理是一样的。

”随后秋斯把这一番谈话告诉鲁迅，先生点头道：“政治也是翻译。

”从政治变革的角度肯定翻译的重要。

后来秋斯在《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》一文中又做说明：一般谈文艺和政治，都把模仿看作最要不得的行为，“诚然，世间没有哪一种名著是模仿得来的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模仿成功的。

不过这是论结果，不是论过程”。

“落后国家若想追上先进国家，不能不先之以模仿，追到一定的程度，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，从一般性到特殊性”。

秋斯比喻说，这就像“供模仿的仿影和字帖，在初学时期显然是不可少的”。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